

## 第六十四章 犯錯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無救聽到賀宗緯挾著寒意的那句話後，緩緩低下了頭太過明顯的反應，沉默半晌，低聲說道：“在向陛下稟報之前，大人應該再想法子查的更清楚一些。”

“這是自然，好了，夜深了，你先去休息吧。”賀宗緯很隨意地說了聲，揮了揮手，又拿起了桌上的案卷。

範無救看了賀宗緯一眼，眸子裏閃過一絲黯淡，躬身行禮，告辭而去。當他走出書房時，賀宗緯馬上放下了手中的案卷，沉默地看著門的方向，陷入了沉思。

對於這位二皇子的親信八家將來投自己，賀宗緯起初的時候，很有些忌憚，畢竟京都人知道範無救身份的不在少數，如果將來被人們發現了這一點，再傳入了宮中，不知道皇帝陛下會怎樣想。

當年二皇子可是陰謀叛亂中的一員，賀宗緯收容他的舊屬，確實有些冒險。

隻不過當初他很快做出了決斷，畢竟範無救有他自己的能力，當年威名暗傳於京都江湖的八家將，雖然在監察院的麵前，看似不堪不擊，實際上都是有些很厲害的人物。二皇子當初在朝中經營這麼久，留在身邊的親信，當然是最優秀的。

除了範無救自己的能力之外，賀宗緯收留他還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，一來此人與他的目標一致，都是要對付範閑，二來此人還掌握了一些二皇子當初留下來的資源。

二皇子在三年前已經事敗身死，他在朝中的力量也早已經被皇帝和範閑掃蕩一空，可終究還是有些隱在朝堂下層的官員，在暗中等待著時機，不論是替主子報仇的時機。還是另覓新主，重見天日地時機。

賀宗緯需要這些人，這些人也需要朝中的賀大學士，但賀宗緯卻不能親自出麵收攏這些勢力，必須經由範無救，如此才能讓自己在陛下麵前顯得清白一些。

歸根結底而論，賀宗緯如今是走在一條孤獨的鋼繩之上，兩旁皆是無盡深淵，十分危險。

在範無救離開書房後不久，那位先前離去的賀族堂兄又悄悄地折返了回來。二人對視一眼，都看出了彼此眼中的那絲神情。賀宗緯溫和一笑，說道：“去查王啟年和高達的下落，不要動用二殿下留下來的那些人。”

那人極恭敬地一禮，應道：“小的明白，先前大人和範先生一說，屬下便清楚了。”

賀宗緯讚賞地點了點頭，說道：“有些事情是不方便讓範先生知道的。”

不方便讓範無救知道的事情有很多，先前範無救與賀宗緯商議，想要扳倒範閑。必須從可能活著地王啟年及高達身上入手，隻是憑賀宗緯和當年二皇子留下的力量。根本不可能穿破監察院的層層黑霧，找到真正的線索，所以範無救建議賀宗緯，應該直接麵聖，拚著陛下猜疑，使動內廷出手。

可問題在於，賀宗緯手底下有一枝力量，是陛下賜予他的一枝力量，沒有任何人知道的力量。

皇帝陛下無比信任陳萍萍，無比寵愛範閑。然而監察院的力量實在太大，如果僅僅是從外麵製衡，一位帝王肯定不會放心，所以當年才會有內務部。而且宮裏一定在監察院內安植了不少的親信。

關於這種事情，相信陳萍萍和範閑都是心知肚明，隻是沒有必要和皇帝把事情挑明。隻是在暗裏防著罷了。

都察院既然要與監察院打擂台，當年內廷，或者說內務部在監察院內安插的釘子，在三年之後，已經慢慢由姚太監那方麵，轉到了賀宗緯的手上。這枝比黑夜還要黑暗地力量，如今正是由賀宗緯的這位族兄掌管。

賀宗緯沉吟片刻後，說道：“由外圍查，監察院如果還和王啟年有關聯，就一定有痕跡，但是不要讓這些人知道究竟是在查什麼。”

“如果陛下知道大人在查事情，問起來怎麼辦？”

“陛下不會管這些小事。”賀宗緯微低著頭，說道：“待查出來後，再稟報聖上，請聖上定奪。”

當然，賀宗緯如果掌握了這件可能挑動陛下與範閑關係地要緊事物，一定不會安安靜靜地暗中稟告陛下，給陛下與範閑一個私底下談判的機會，而是會想盡一切辦法，把這件事情鬧大。

那人清楚大人話裏隱著的意思，也不多言，直接說道：“一定不負大人所望。”

書房再次回復沉默，賀宗緯坐在書桌的後麵，忍不住搖了搖頭。他沒有書童，但是總有幾個師爺人物，但那些師爺都是嚴禁進入後園，這間書房，除了他的親信，沒有人敢靠近。他知道自己如果真的能夠相信範無救，那麼這件事情一定會進行的更輕鬆些。

隻是他沒有辦法完全相信範無救，尤其是對方現在是一個謀士的麵目，出現在自己眼前。

對於謀士這種人，賀宗緯的心裏一直保存著最大的疑心。很多年前，他因為扳倒林若甫而成功發跡，可實際上，他清楚，前任宰相地倒台，和自己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，這是陛下的意思，而真正執行，並且給了相爺最沉重的一擊地，正是相府當中那個看上去無比清俊灑脫的謀士袁宏道。

當年賀宗緯帶著吳伯安的妻子，就住在這間禦書老宅裏，而他奉了長公主之命，與相府內部關係，正是與那位袁宏道打交道。

他知道那個叫袁宏道地謀士，在這件事情裏，捅出了怎樣凶險的一刀。前些年被慢慢揭露的真相，更令他震驚無比，這個袁宏道竟然是監察院的人！

監察院！

賀宗緯的心裏有一抹寒冷，他很害怕監察院的力量，雖然現在手中也掌有監察院內部的某些人員，可是對監察院了解的越多，他越是害怕。他害怕自己府上的花匠是監察院一處地奸細，他害怕那名胖胖的仆婦是六處的殺手，他害怕自己天天吃的食物裏有三處下的慢性毒藥...

他害怕，就連範無救這個二皇子留下來的謀士，會不會也是監察院的人，會不會在將來，向自己的身體，捅下最狠的那一刀。

他想對付範閑，所以他更害怕範閑對付自己。已經好幾年了，他在朝堂上受著眾人的尊敬。回到府中，卻沉浸在恐不安地不健康情緒之中，他總覺得自己在府裏見到的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是監察院派來的人。

所以賀

太多地仆人丫環。他用人極少，即便迫不得已要用千辛萬苦，從自己的家鄉，尋找那些族中的兄弟。沒有想到，這樣反而為他搏來了清謙之名。

賀宗緯有時候甚至覺得自己快要被這種緊張的情緒逼瘋了。瘋了！可他不能瘋，他要獲得最後的勝利，他已經在黑暗的天邊。找到了那絲隱晦卻又刺眼地魚肚白。

他推開門，孤獨地站在走廊下。麵色有些發的，心情異常沉重。偶爾想到了那個女子，眼眸裏更是平添了幾分痛苦之意

沒有人知道賀大學士的內心受著怎樣地煎熬。也沒有人認為他是個快要發瘋的人。隻不過在孫府壽宴過去數日後，朝中地文武官員，甚至是知曉了一些風聲的士子百姓們，都知道賀大學士在這一仗裏輸了，而且輸地十分徹底。

皇帝陛下沒有發明旨，卻是讓賀宗緯自行處理京都府尹一事，明顯是想借此事樹立賀大學士在朝中的權威地位，但沒有想到，範閑從東夷城回來，喝了頓酒。去宮裏吵了一次架，還去太學逛了一趟，就把賀大學士伸出來地手直接打了回去！

—

關於賀大學士的臉麵受損以及失敗，沒有人會覺得奇怪。畢竟他此次麵對的對手。不是朝中的六部堂官，也不是以前的那些權貴門弟，而是範閑。

範閑不動手便罷。隻要他下定決心做什麼事情，他總能做到，這已經成了整個天下的共識。

而很明顯，皇帝陛下對這個私生子也沒有什麼太好的法子，畢竟隻是區區一個京都府尹，陛下總不能真的和自己

最寵愛的私生子翻臉。

戶部派出的查帳老官有些狼狽地離開了京都府，吏部和刑部暗中地調查，也在來自山峰的強大壓力下倖倖終止，而門下中書省方麵，胡大學士雖然沒有發話，但也是當著賀宗緯的麵，對著諸位臣工輕聲提醒了一句，這一句雖然輕，但又相當重。

京都裏一片清明。

時日早過清明四月節，春光正是明媚之際。一身便服的範閑坐於馬上，執柳梢直指東方，與身旁送行地官員笑談著什麼。

又打了一次賀宗緯，又在與皇帝陛下的爭吵中，占了一次上風，至少保證了自己這邊的勢力，在短時間內不會被削地太厲害。範閑的心情確實不錯，即便馬上又要踏上征途，往東夷城那座滿是藥味的劍廬裏去煎熬，他的心情依然不錯。

與送行的官員寒暄完畢，接受了一大筐的馬屁，還有那些暗中對賀宗緯的冷言酸語，範閑麵色不變，出了離亭，下了駿馬，依舊是躲進了自家的黑色馬車中。

四周已然清靜，馬車裏卻有另外一個人。言冰雲看著他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東夷城那邊已經開始有動亂之跡，真不要我去彈壓？”

“這次我會帶黑騎入城。”範閑的眉宇間湧起淡淡憂愁，說道：“而老院長大人過些日子便要返鄉，你在這裏替我多看看，如果連你也跟我走了，京都裏誰替院裏拿主意？”

言冰雲極為敏銳地看出他心中的愁思，有些不解，卻也不直接相問，而是說道：“賀宗緯這次落了一個大大的麵子，都察院想必也會安靜許久。”

“不要小瞧他。”範閑說道：“雖然今天這些官員都在我麵前說他的壞話，但如果換個場合，當著賀宗緯的麵，誰敢大聲說什麼？官員的地位，還是在陛下一句話，隻要聖眷猶在，他就不可能倒台。”

“而且他是個厲害角色。”範閑忽然微微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我以往總覺得賀宗緯的格局太小，但沒有想到，他竟然做了件令我出乎意外的事情。”

言冰雲沒有笑，平靜說道：“我查出來範無救在賀府，如果你真想對付賀宗緯，和陛下說一聲就好。”

範閑沉默片刻後，搖了搖頭，說道：“範無救的選擇很令我意外，當年他逃離京都，明顯是個怯懦怕死之人，沒有想到二皇子死後，他竟然有勇氣回到京都，進行所謂的複仇大計。”

他抬手揉了揉眉心，仰臉讚歎說道：“明知不可行而為之，範無救此舉大有古風，我很欣賞。”

言冰雲皺眉說道：“我不相信你很欣賞賀宗緯，我也不相信，你會因為古風這種東西，就放賀宗緯一馬。”

“現在我要處理一件大事...在院長返回家鄉之前，你我什麼事情都不要做，以免生出變數。”範閑極為認真說道。

言冰雲的心尖微微顫了一下，能令他感到震驚的事情不多，但是從範閑的這句話裏，他卻嗅到了一些很凶險的味道。

“應該不會出問題。”範閑輕聲說著，“但是最近不能再生事端，朝堂裏不能有大動靜，我們不要急著做什麼。”

“賀宗緯在急著做什麼。”言冰雲將一張紙遞到他的手上，冷靜說道：“雖然我還沒有查出來，但是院裏底下最近有些暗流，但不知道原因。”

範閑陷入了沉思之中。他不是神仙，監察院也不是無所不能，而且這幾年大概是因為一些心情上的原因，他不怎麼願意去想當年身邊最親近的老王頭在遠方過的好不好，一時間竟沒有想到這個方麵，至於高達，範閑卻是早以為他已經死了。

“光憑範無救這個人，已經足以令賀宗緯下台，我們的手中等於掌握了一件利器。”範閑說道：“如果賀宗緯真有什麼大動靜，你直接把範無救拋出來。一個收留謀逆皇子舊屬的大臣，沒有必要繼續在朝堂上呆下去。”

言冰雲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賀大人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。”

範閑說道：“那是因為他自以為了解陛下，了解監察院的能力，但實際上，他什麼都不知道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

Copyright © 2010-2019, quanben-xiaoshuo.com All Rights Reserved, Powered By 全本小說網